

在科技時代洪流下的存在主義— 雅思培的《時代的精神狀況》

梁鎧鋒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E-mail: 110104030@g.nccu.edu.tw

在科技時代洪流下的存在主義— 雅思培的《時代的精神狀況》

雅思培（Karl Jaspers）在1930年撰寫的《時代的精神狀況》（*Man in the modern age*），就如同波茲曼在其作品《娛樂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一樣，早在時代被受科技衝擊、改變前便揭示了未來我們自身應如何面對。本文將會以雅思培的著作說明他在其年代所面臨的處境與觀點，再到現代的我們該如何面對新時代所進行的改變。

在雅思培的著作面世前的數十年間適逢第二次工業革命，機械的利用更為廣泛，以至人民得到糧食的保障、人口不斷上升，換之而來的就是大眾無意識地落入人造自然當中。不論是日常生活所使用的消費品、不同資訊的來源，以及所處的生活居所，無一不是被科技、「水泥叢林」所包圍。這種狀況相對於進入科學與工業時代前，是一種極為快速在改變的世界。試想像在古希臘時期一個大型建築需要花費多少時間，然後再看向我們現今運用不同工具讓一個地方從有到無，再從無到有的興建速度，這些都是前人無法想像的處境。又再看看我們的通訊工具變化之快，從只能定點使用的家用、公共電話，到第一代笨重的便攜式手機，再到現今流行的智慧型手機，整個演化的時間僅僅花了兩百年，手機時期更只花了二十年就達到了全球普及。這一切的重點都在於世界變化的速度是多麼的快，快到我們其實已經被人造自然「推著走」，同時亦是要追趕著世界的變化去跑。雅思培早在其年代便提出其擔憂，也就是上面所述的由人所支配，會以難以追趕的速度改變的物理世界將會成為眾人的存有根本。

雅思培認為會使人不安、落入虛無之中的情況是諸神的退位。自從尼采宣稱「上帝已死」後，有神論的逐漸沒落，以及科技時代的來臨，這都使得人在於世上失去了其根本，原因在於可能性的不斷湧現。不管是在於人對於自身的存在本質的探索，與在於科技世代訊息傳播過於發達，而導致了即便我們擁有無限的可能性，能夠探索世上的所有事物，甚至可以稱這是歷史上最為方便獲得資訊、知識的年代，反而因為選擇太多而站在選項前停滯不前。這種情況一陷入虛無狀態的大眾，對於上述提及的兩種前設是必要的，要是基督教仍然盛行，眾人依舊存在著根本的「存在根源」，大眾都視自己為神的子民而不被龐大的資訊所擾亂；要是我們仍然停留在科技、資訊尚未發達的年代，當然亦不會需要有這樣的擔憂。當然，無神的擔憂是身為基督教信徒的雅思培基於其信

仰所提出，對筆者而言，此一虛無的根本是於人造自然的入侵、資訊爆炸式的發展，而信仰實為使大眾在這種時代之中穩定自我的其中一種方式。從諸神退位至今，部分大眾經已脫離「失去神」的陣痛期，而轉為以自身的力量獨力面對如此雜亂的物理世界。

現今，我們已經踏入 AI 的時代，ChatGPT 等 AI 工具不斷出現，近乎所有產業都受到了 AI 的影響，並產生了極大的改變。這種現象就如同歷史中，人類從被大自然征服到以人造自然征服世界一樣，只不過現在變成了我們被自身的產物— AI 的發展—而「征服」，而且相對於古代的變化更難以梳理與控制。各個產業的人都人人自危，深怕自身的價值會被 AI 輕易的替代、深怕自己所處的職位會被機械所取代。當年，雅思培站在 90 年代工業發展的脈絡上，認為世界會以每十年為單位，經歷一次「加速運動」，也就是更新我們對世界的認知。但現今的世代好像不容許我們如此從容不迫，隨之而來的是近乎字面上的「日新」、「月異」的科技、硬體發展。不論是軟體上 ChatGPT 在十九個月之間由單純的語言模型，進化到可以使用語音與使用者即時互動，又或是 Apple 推出的 Vision Pro 讓大眾進入逐漸萌芽的元宇宙，並讓我們漸漸從物理世界退場，思考是否能夠以虛擬的數位世界成為我們「真正」身處的世界。這種恐懼感就如同當年「上帝已死」的宣言出現後，對於眾神退位的擔憂一樣。

實際來說，我們正在面對一個怎樣的環境？從資訊過載的角度來說，網路與互聯網的出現使得資訊過於容易獲取，以至是各個社交、影音平台為了留住用戶去滿足自身的營利需求，去為每個人量身訂做推送內容。而我們日常所使用的社交媒體，不管是主動去追蹤相關帳號，還是由社交平台幫忙「打破」同溫層，都使我們能夠接收到的大量資訊。這情況逐漸養成了我們對資訊、新聞「無意識」地進食，滑過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就只是走個形式，轉眼間就忘了自己到底看了什麼類型、什麼觀點，或是什麼相關的內容。此一環境產生了大眾對資訊「囫圇吞棗」的現象，而漫無目的地接收對自己來說不怎麼重要的資訊，就可能逐漸產生對資訊閱聽的空虛感，但同時又將自己放置在需要更多無意義的內容的位置上，以此填充這種空虛。

往另一個角度去討論，我們或多或少都會去查看身邊親朋好友的最新動態，而很多時候大家都是把最好的一面展現出來。當我們接收到這種「他人生活美好」的資訊時，對於自身生活的不滿足、想要追逐該種生活的心態，又或是出現自己怎樣都比不過他人的焦慮感就會萌芽。即便朋友在社交媒體上過得多好，那都只是他的其中一部分，並不代表自身的生活也只需要表面上的光鮮亮麗。現代人的生活標準彷彿被社交平台上的讚好數和他人的回應與目光所左右。再

者，現在網路上的資訊也不一定為真。像是所謂的「精緻自律」的生活影片，就已經被不少人分析那些影片的真偽，然而亦不乏有人因此被困在容貌焦慮，以及所謂的理想生活應有面貌所影響。

所以，我們應如何面對此等恐懼？又該如何面對資訊更為爆炸的年代？雅思培當年提出，在知識層面上，即便資訊再發達，大眾各自的求知欲的高低仍然可以造就不同個體的差異。而這點到了現代仍然適用。想像 A 與 B 擁有一樣的接收資訊途徑，A 只會在社交媒體、影音平台被動地獲得資訊，而 B 雖然也會使用社交平台，但亦會按照自身的欲望去主動地尋找知識。基於自身的求知欲而產生對於資訊的不同處理手法便會形成不同的個體。同理，只要我們有辦法利用這個年代所具備的優勢，而非被動盪的世界所吞噬、認為自身跟不上時代的變化、產生無名的恐懼，便能夠安身立命，找到自身的定位。

筆者認為當代處境可以借用沙特的理論去面對。沙特提出了認為世界怎麼展開都是基於自己的選擇所組成。不管是對於科技所帶來的洪流，或是 AI 工具的誕生所造成的意義焦慮，都可以透過自己去應對。如何去看待資訊便利的環境、如何使得不同的 AI 工具活用在生活或工作上、如何將工具不視為危機，而是有益於自身的事物。當我們「選擇」看待事物的角度有所不同時，世界的構造亦會隨之而不一樣，從而遠離那些令自己感到焦慮的選擇，並且不再將世界訴諸他人，而是為了花時間在不同事物上的自己負責，因為所有的決定都只會基於自身，而非他人。

最後一點是「哲學會在每一時期重新開始」。我們應該保持樂觀。這並非盲目的樂觀，而是綜觀歷史的結果。不論是科學時代理論的不斷推陳出新，與工業時代技藝手工品被機械化量產的消費品所壓縮，我們總會從巨大的變化中找出合適自己的路。每個時代都有其著重的議題，就如中世紀處於基督教的脈絡當中，而使得宗教哲學的發達，可見理論會應運而生，解決新時代所帶來的挑戰，並不會只停留在舊有仍未解決的問題。我們既是身處於 AI 時代的群體，又是從群體中尋找自我獨特性、尋找資訊洪流外的自我。只要意識到作為個體自我，在資訊年代中保有獨有的求知欲、保持思考，在資訊汪洋當中，這個新時代的船仍然有一個安穩的位置，亦可以如同跨過無神的恐懼一樣，適應世界的改變。